

第六册

魏后陵房公王始七至西漢（公元前246年—
西漢高建元四年丙子（公元前316年））

资治通鉴全译

卷七十五
至八十九

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

登录号 873503

K204.3
S94-3

书号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第六册

魏后陵房公王始七至西漢（公元前246年—
西漢高建元四年丙子（公元前316年））

资治通鉴全译

卷七十五
至八十九

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

登录号 873503

K204.3
S94-3

书号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资治通鉴全译卷第七十五

魏纪七 起柔兆摄提格，尽玄黓涒滩，凡七年。

邵陵厉公中

正始七年

1 春，二月，吴车骑将军朱然寇柤中^①，杀略数千人而去。

2 幽州刺史毌丘俭以高句骊王位宫数为侵叛^②，督诸军讨之；位宫败走，俭遂屠丸都^③，斩获首虏以千数。句骊之臣得来数谏位宫，位宫不从；得来叹曰：“立见此地将生蓬蒿。”遂不食而死。俭令诸军不坏其墓，不伐其树，得其妻子，皆放遣之。位宫单将妻子逃窜，俭引军还；未几，复击之，位宫遂奔买沟^④。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^⑤，过沃沮千有余里^⑥，至肃慎氏南界^⑦，刻石纪功而还，所诛纳八千余

口。论功受赏，侯者百余人。

3 秋，九月，吴主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，车骑将军朱然为左大司马，降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。分荆州为二部：以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，督右部，自武昌以西至蒲圻^①；以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，督左部，代陆逊镇武昌。

4 汉大赦。大司农河南孟光于众中责费祎曰：“夫赦者，偏枯之物^②，非明世所宜有也。衰敝穷极，必不得已，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。今主上仁贤，百僚称职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，以惠奸宄之恶乎！”祎但顾谢，踧踖而已^③。

初，丞相亮时，有言公惜赦者，亮答曰：“治世以大德，不以小惠，故匡衡、吴汉不愿为赦^④。先帝亦言：‘吾周旋陈元方、郑康成间^⑤，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，曾不语赦也。若刘景升、季玉父子^⑥，岁岁赦宥，何益于治？’”由是蜀人称亮之贤，知祎不及焉。

陈寿评曰：诸葛亮为政，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，不亦卓乎？

【注释】

①沮(zǔ 沮)中：地名，也作沮中，在今湖北南漳、宜城蛮河流域一带。

②毌(guān 关)丘：复姓。

③丸都：城名，在今吉林集安县西通沟。

④买沟：地名，今地不详，疑在今朝鲜境内。

⑤玄菟：郡名，治今辽宁沈阳市东（一说今辽宁抚顺市东）。

⑥沃沮：县名，治今朝鲜咸镜南道咸兴。

⑦肃慎氏：部落名，居住在今黑龙江宁安一带。

⑧蒲圻:县名,治今湖北嘉鱼西。

⑨偏枯:疾病名,指半身不遂。比喻办事情各方面调配照顾不均,偏于一方面,发展不平衡。贾祎时常赦免罪犯,实际上使善良的人受抑制,故被指责为“偏枯之物”。

⑩踧踖(cù jí)促集):恭敬而不安的样子。

⑪“故匡衡”句:匡衡,西汉大臣。字稚圭,东海(治今山东郯城)人。善说《诗》,累官至太子少傅,朝廷有政议,衡皆依经义应对。元帝时为相,封乐安侯。成帝时因事免官。反对经常大赦的奏疏见本书第三十八卷汉元帝永光三年(公元前42年)。吴汉,东汉初将领。字子颜,南阳宛县(今河南南阳)人。初为亭长。新莽末,以宾客犯法,亡命渔阳,以贩马为业,广交豪杰。刘玄称帝,任安乐令。后归刘秀,屡建战功,官至大司马,封广平侯。反对时常大赦之言,见本书第四十三卷汉光武帝建武二十年(公元44年)。

⑫“吾周旋”句:陈元方,即陈纪,东汉末学者。颍川许昌(今河南许昌东)人,遭党锢之祸,遂发愤著书数万言,号曰《陈子》,后历任平原相、侍中、大鸿胪。年七十一,卒于官。郑康成,即东汉末著名学者郑玄。

13 刘景升:即刘表。季玉:刘琮的表字。

【译文】

魏纪七 起丙寅(公元246年),止壬申(公元252年),共七年。

邵陵厉公中

正始七年(丙寅,公元246年)

- 1 春,二月,吴国车骑将军进犯粗中,杀死、掳掠几千人后离去。
- 2 幽州刺史毌丘俭因高句骊国王高位宫多次侵犯边境,举兵反叛,统领各军讨伐他;高位宫战败逃走,毌丘俭于是屠灭丸都,杀死、俘虏的人数以千计。高句骊的臣属得来多次规劝高位宫,高位宫不听从;得来叹息说:“马上就将看到这个地方长出蓬草蒿草了。”于是绝食而死。毌丘俭命令各军不毁坏得来的坟墓,不砍伐墓旁的树木,俘获了他的妻子儿女,都释放回去。高位宫独自带领妻子儿女逃窜,毌丘俭率领军队返回;不久,又攻打高位宫,高位宫于

是逃往买沟。毋丘俭派遣玄菟太守王颀追击，越过沃沮一千多里，到达肃慎氏南部边界，刻石立碑，记述战功，然后返回，诛杀和俘获的共有八千多人。评定功劳，给予奖赏，封侯的有一百多人。

3 秋，九月，吴国君主委派骠骑将军步骘担任丞相，车骑将军朱然担任左大司马，卫将军全琮担任右大司马。把荆州分为两部分，委派镇南将军吕岱担任上大将军，统领右部，自武昌以西直到蒲圻；委派威北将军诸葛恪担任大将军，统领左部，代替陆逊镇守武昌。

4 汉国实行大赦。大司农河南人孟光在大庭广众中责备费祎说：“赦免，是不公平的事情，不是圣明时代所应该有的。只有衰微窘迫，万不得已的时候，才可以暂且变通地施行。现在主上仁德贤明，文武官员恪守职守，哪里有迫在眉睫的紧急情况，需要多次施用不寻常的恩典，来使奸邪的恶人受惠呢？”费祎只是回头道歉，表示不安而已。

当初，丞相诸葛亮当政时，有人说他对赦免很吝啬。诸葛亮回答说：“治理国家要靠大恩大德，不能靠小恩小惠，所以匡衡、吴治不愿实行赦免政策。先帝也说过：‘我同陈元方、郑康成交往，时常听他们对我讲述治乱兴衰的道理，周详极了，竟然没有谈到赦免。像刘景升、刘季玉父子，年年赦免宽宥罪犯，对国家治理有什么用处呢？’因此，蜀人称赞诸葛亮的贤明，知道费祎赶不上他。”

陈寿评论说：诸葛亮治理国政，多次发兵征战，却不轻易地下发赦免的命令，不也是很有远见卓识吗？

5 吴人不便大钱^①，乃罢之。

6 汉主以凉州刺史姜维为卫将军，与大将军费祎并录尚

书事。汶山平康夷反^②，维讨平之。

汉主数出游观，增广声乐。太子家令巴西谯周上疏谏曰：“昔王莽之败，豪杰并起以争神器，才智之士思望所归，未必以其势之广狭，惟其德之厚薄也。于时更始、公孙述等多已广大，然莫不快情恣欲，急于为善。世祖初入河北^③，冯异等劝之曰^④：‘当行人所不能为者。’遂务理冤狱，崇节俭，北州歌叹，声布四远。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^⑤，吴汉、寇恂素未之识^⑥，举兵助之；其余望风慕德，邳彤、耿纯、刘植之徒^⑦，至于舆病赍棺，襁负而至，不可胜数；故能以弱为强而成帝业。及在洛阳，尝欲小出，铫期进谏^⑧，即时还车。及颍川盗起，寇恂请世祖身往临贼，闻言即行。故非急务，欲小出不敢；至于急务，欲自安不为；帝者之欲善如此！故传曰：‘百姓不徒附’，诚以德先之也。今汉遭厄运，天下三分，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，臣愿陛下复行人所不能为者以副人望！且承事宗庙，所以率民尊上也；今四时之祀或有不临，而池苑之观或有仍出，臣之愚滞，私不自安。夫忧责在身者，不暇尽乐，先帝之志，堂构未成^⑨，诚非尽乐之时。愿省减乐官、后宫，凡所增造，但奉修先帝所施，下为子孙节俭之教。”汉主不听。

【注释】

①“吴人”句：在本年之前，吴国曾几次铸造大额钱币，如嘉禾五年（公元236年）的“大泉五百”和七年（公元238年）的“大泉当千”，都只用较少的币材，实际上货币贬值，破坏了人民的经济生活，故不得不罢除。

②平康：县名，治今四川黑水东北。

③世祖：东汉光武帝刘秀的庙号。

④冯异（？～公元34年）：东汉初将领。字公孙，颍川城父（今河南宝丰东）人。好读书，通《左传》、《孙子兵法》。新莽末，曾为王莽抵御农民起义军。后归刘秀，累官至偏将军。从破王郎，封应侯。后任至征西大将军，进军西北，卒于军中。

⑤“于是”句：邓禹追随刘秀事，见本书第三十九卷汉更始元年（公元23年）。

⑥寇恂（？～公元36年）：东汉初将领。字子翼，上谷昌平（今北京昌平西）人。初为郡功曹，刘秀定河内，以恂为太守，行大将军事。四出征战，功勋卓著，封雍奴侯。

⑦“其余”三句：郅彊等人归附刘秀事，并见本书第三十九卷汉更始二年（公元24年）。

⑧铫期：东汉初将领。字次况，颍川郏县（今河南郏县）人。随刘秀击王郎、铜马、赤眉有功，拜虎牙大将军，封安成侯。后官至太中大夫、卫尉。期敢于言事，刘秀曾准备微服出行，期在车前叩拜规劝，使刘秀回舆而还。

⑨堂构：立堂基，造屋宇。语出《尚书·大诰篇》“若考作室，既底法，阙子乃弗肯堂，矧肯构。”后世因以“肯堂肯构”比喻祖先的遗业。

【译文】

5 吴国人认为大额钱币不便利，于是停止使用它。

6 汉国君主委派凉州刺史姜维担任卫将军，和大将军费祎一起总领尚书奏事。汶山平康夷人反叛，姜维率军讨伐，平定了他们。

汉国君主多次外出游玩观赏，增添声色方面的享乐。太子家令巴西人谯周上奏疏规劝说：“从前王莽失败时，英雄豪杰同时起事，来争夺帝位，有才能智慧的人所期望归附的豪杰，不是看他势力的大小，而是看他德行的厚薄。当时，更始帝、公孙述等人大都已经声势浩大，但是无不纵情享乐，不愿意为民众做好事。世祖刚进入黄河以北，冯异等人劝他说：‘应该做别人所做不到的事。’于是他极力昭雪冤案，崇尚节俭，北方州郡歌颂赞叹，声名传布四方。因此，邓禹从南阳去追随他，吴汉、寇恂从未和他见过面，也起兵协助他；

其余听到风声仰慕德行而赶来的，有鄧肜、耿純、劉植等一些人，甚至有的生病躺在车上、带着棺材，背负着婴儿赶来，数也数不清；所以世祖能由弱变强，完成帝王业绩。等到在洛阳定都后，曾经想出宫游览一下，姚期上前规劝，立即掉转车头回宫。而当颍川盗贼兴起，寇恂请求世祖亲自前去征伐盗贼，世祖听到他的建议就出发，所以不是紧急的事务，想稍微出去一会也不敢，至于发生紧急情况，自己想安逸一下也做不到；帝王要行善事，竟然到这种程度！所以古书上说：‘百姓不会平白无故地归附’，的确应把德行放在首位。现在汉朝遭遇不幸的命运，天下分成三部分，正是英雄志士盼望贤明君主的时候，臣下希望陛下再来做别人所做不到的事，与人们的期望相符合！而且祭祀宗庙，是引导民众尊崇君主的；现在四季的祭祀，陛下有时候并不亲临，却时常去观赏池塘苑囿，臣下愚笨呆板，私下里感到不安。心中忧虑、有责任在身的人，是没有时间尽情享乐的，先帝的志向，还没有实现，实在不是尽情享乐的时候。希望减少乐官、后宫的人数，凡是增建工程，只是遵行先帝所设计的规模，为后代子孙做出节俭的榜样。”汉国君主不听从。

八年

1 春，正月，吳全琮卒。

2 二月，日有食之。

时尚书何晏等朋附曹爽，好变改法度。太尉蒋济上疏曰：“昔大舜佐治，戒在比周^①；周公辅政，慎于其朋^②。夫为国法度，惟命世大才，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，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？终无益于治，适足伤民。宜使文武之臣，各守其职，率以清平，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！”

3 吴主诏徙武昌宫材瓦缮修建业宫。有司奏言：“武昌宫已二十八岁^①，恐不堪用，宜下所在，通更伐致。”吴主曰：“大禹以卑宫为美。今军事未已，所在赋敛，若更通伐，妨损农桑，徙武昌材瓦，自可用也。”乃徙居南宫。三月，改作太初宫，令诸将及州郡皆义作。

4 大将军爽用何晏、邓飏、丁谧之谋，迁太后于永宁宫，专擅朝政，多树亲党，屡改制度。太傅懿不能禁，与爽有隙。五月，懿始称疾，不与政事。

5 吴丞相步骘卒。

6 帝好褒近群小，游宴后园。秋，七月，尚书何晏上言：“自今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^②，宜皆从大臣，询谋政事，讲论经义，为万世法。”冬，十二月，散骑常侍、谏议大夫孔又上言：“今天下已平，陛下可绝后园习骑乘马，出必御辇乘车，天下之福，臣子之愿也。”帝皆不听。

7 吴主大发众集建业，扬声欲入寇，扬州刺史诸葛诞使安丰太守王基策之。基曰：“今陆逊等已死，孙权年老，内无贤嗣，中无谋主。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，痈疽发溃；遣将则旧将已尽，新将未信。此不过欲补綻支党，还自保护耳。”已而吴果不出。

8 是岁，雍、凉羌胡叛降汉，汉姜维将兵出陇右以应之，与雍州刺史郭淮、讨蜀护军夏侯霸战于洮西^③。胡王白虎文、治无戴等率部落降维，维徙之入蜀。淮进击羌胡余党，皆平之。

【注释】

①比周：结党营私。 比，勾结； 周，联合。

②“慎于”句：意为警惕朋党的出现。“其朋”语出《尚书·洛诰》“孺子其朋”（这是周公告诫“孺子”周成王的话）。

③“武昌”句：吴国自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（公元219年）定都武昌，至本年已二十八年。

④式乾殿：宫殿名，在皇后宫中。古代以乾为父，以坤为母，殿下取皇后为天下母、以乾为式之意。

⑤洮西：地域名，洮水以西。 洮水，即今甘肃黄河支流洮河。

【译文】

八年(丁卯，公元247年)

1 春，正月，吴国全琮去世。

2 二月，发生日食。

这时，尚书何晏等人结成朋党，依附曹爽，喜好变更法令制度。太尉蒋济上奏疏说：“从前大舜辅政，警戒结党营私；周公辅政，提防朋党勾结。国家的法令制度，只有智慧超群的人物才能设计出纲目，留传到后世，哪里是中下等才智的官吏所能变更的呢？最终对国家的治理没有用处，只足以伤害民众。应该使文武两方面的臣属，各自履行自己的职责，按部就班地办事，这样，平和的气象、吉祥的符瑞就会受到感应而降临了。”

3 吴国君主下诏搬运武昌宫的木材砖瓦，去修缮建业宫。主管官员上奏章说：“武昌宫已有二十八年，材料恐怕不能再使用，应该下令各地，全部重新砍伐后送到建业。”吴国君主说：“大禹认为简陋的宫室是美好的。现在战争接连不断，各地征粮纳税，如果再全部砍伐，妨碍耕田种桑，现在搬运武昌宫的木材砖瓦，还是可以使用的。”于是迁到南宫居住。三月，改建太初宫，命令各将领和州郡官吏，都来无偿的服役。

4 大将军曹爽采纳何晏、邓飏、丁谧的计谋，把太后迁到永宁宫，

独揽朝中政事，培植亲信党羽，多次变更制度。太傅司马懿不能禁止，与曹爽产生隔阂。五月，司马懿开始假称有病，不参与政事。

5 吴国丞相步骘去世。

6 皇帝喜爱接近一些品格卑劣的人，一起在宫后园囿中游乐饮宴。秋，七月，尚书何晏上奏章说：“从现在起，陛下到式乾殿以及到宫后园囿中游玩，都应带上大臣，咨询、商量政事，讲述讨论经书义理，作为万代的典范。”冬，十二月，散骑常侍、谏议大夫孔融上奏章说：“现在天下已经太平，陛下可以不必再在宫后园囿中练习骑马，出宫一定乘坐车辆，这是天下的福分，臣子的愿望。”皇帝都不听从。

7 吴国君主调发大量兵士聚集在建康，扬言要进犯魏国，扬州刺史诸葛诞让安丰太守王基出谋划策。王基说：“现在陆逊等人已经死去，孙权年纪已老，宫内没有贤明的后嗣，朝中没有得力的谋士。孙权如亲自出征，会担心内乱突然爆发，就像恶性脓疮那样溃烂；如派遣将领出征，旧日的将领已经死光，新的将领还没有获得信任。这次军队调动，不过是想调整内部关系，保护自己而已。”后来，吴国果然没有出兵。

8 这一年，雍州、凉州的羌人、匈奴人反叛，投降汉国，汉国姜维率领军队到陇西接应他们，和雍州刺史郭淮、讨蜀护军夏侯霸在洮水以西交战。匈奴首领白虎文、治无戴等人率领部落投降姜维，姜维把他们迁入蜀地。郭淮进军攻打羌族、匈奴的余党，将他们全部平定了。

九 年

1 春，二月，中书令孙资，癸巳，中书监刘放，三月，甲午，

司徒卫臻各逊位，以侯就第，位特进^①。

2 夏，四月，以司空高柔为司徒，光禄大夫徐邈为司空。邈叹曰：“三公论道之官，无其人则缺，岂可以老病忝之哉！”遂固辞不受。

3 五月，汉费袆出屯汉中，自蒋琬及袆，虽身居于外，庆赏刑威，皆遥先咨断，然后乃行。袆雅性谦素，当国功名，略与琬比。

4 秋，九月，以车骑将军王凌为司空。

5 淳陵夷反^②，汉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。

6 人将军爽，骄奢无度，饮食衣服，拟于乘舆；尚方珍玩，充彻其家^③；又私取先帝才人以为伎乐^④。作窟室，绮疏四周，数与其党何晏等纵酒其中。弟羲深以为忧，数涕泣谏止之，爽不听。爽兄弟数俱出游，司农沛国桓范谓爽曰：“总万机，典禁兵，不宜并出，若有闭城门，谁复内人者？”爽曰：“谁敢尔邪？”

初，清河、平原争界，八年不能决。冀州刺史孙礼请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时图以决之^⑤；爽信清河之诉，云图不可用，礼上疏自辨，辞颇刚切。爽大怒，劾礼怨望，结刑五岁。久而复为并州刺史，往见太傅懿，有忿色而无言。懿曰：“卿得并州少邪^⑥？恚理分界失分乎？”礼曰：“何明公言之乖也！礼虽不德，岂以官位往事为意邪？本谓明公齐踪伊、吕，匡辅魏室，上报明帝之托，下建万世之勋。今社稷将危，天下凶凶，此礼之民以不悦也！”因涕泣横流。懿曰：“且止，忍不可忍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特进：职官名。汉制，凡诸侯功德优盛，朝廷所敬异者，赐位特进，位在三公下。魏晋因之，皆为加官。

②涪(fú)陵：郡名，治今四川涪陵东北。

③充牣(rèn)：充满。

④才人：宫中女官名，多为妃嫔的名号。曹魏时才人爵视千万以下。

⑤烈祖：魏明帝的庙号。文帝黄初三年(公元222年)，明帝曾被封为平原王。

⑥“卿得”句：在曹魏各州中，冀州最大，而并州管辖区域小，又处于边境，故司马懿有此一问。

【译文】

九年(戊辰，公元248年)

1 春，二月，中书令孙资，三十日，中书监刘放，三月，初一，司徒卫臻各自退位，以侯爵身分回到府第，赐位为特进。

2 夏，四月，委派司空高柔担任司徒，光禄大夫徐邈担任司空。徐邈叹息说：“三公是辅佐帝王谋划政事的官员，没有合适人选就空缺，怎么能用年老多病的人充数呢？”于是坚决推辞，不接受。

3 五月，汉国费祎出兵屯驻汉中。从蒋琬到费祎，虽然自居外地，庆功行赏及刑罚等大事，都远远地先去征询他们的意见，由他们决断，然后再施行。费祎性情谦逊朴素，治理国事的功名，大致可以和蒋琬相比。

4 秋，九月，委派车骑将军王凌担任司空。

5 涪陵夷人反叛，汉国车骑将军邓芝讨伐，平定了他们。

6 大将军曹爽，骄横奢侈，没有限度，饮食衣服，类似于皇帝；尚方官署收藏的珍宝玩物，充满了他的家；又私自选取先帝的才人做歌女舞妓。修造地下室，四周装饰华丽的丝绸，多次和他的同党何晏等人在里面纵情饮酒。弟弟曹羲深为忧虑，多次流泪哭泣劝阻他，曹爽不听从。曹爽兄弟多次一起出城游玩，司农沛国人桓范对

曹爽说：“总揽各项事务，掌管宫廷军队，不应该一同出城，如果有人关闭城门，谁再放入进来？”曹爽说：“谁敢这样做？”

当初，清河、平原二郡为边界发生争议，八年没有解决。冀州刺史孙礼请求拿出皇宫中收藏的烈祖封平原王时的地图，来裁决这件事；曹爽相信清河的上诉，说地图不能采用，孙礼上奏疏申辩，言辞很强硬。曹爽大怒，举奏孙礼心怀怨恨，判刑五年。过了很久，孙礼又担任并州刺史，前去拜见太傅司马懿，满面怒容却不说话。司马说：“你是嫌并州地盘小呢？还是对边界处置不当而不满呢？”孙礼说：“明公的话怎么这样违反情理！我虽然没有德行，但怎么会把官位和往事放在心上呢？我本来认为明公可与伊尹、吕尚相比，辅佐晋王室，上可报答明帝的嘱托，下可建立万代的功勋。现在国家将有危难，天下动荡不安，这就是我不高兴的缘故！”说完大哭，泪流满面。司马懿说：“不要伤心了，要忍受住不能忍受的事情！”

冬，河南尹李胜出为荆州刺史，过辞太傅懿。懿令两婢侍。持衣，衣落；指口言渴，婢进粥，懿不持杯而饮，粥皆流出沾胸。胜曰：“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^①，何意尊体乃尔！”懿使声气才属，说：“年老枕疾，死在旦夕。君当屈并州，并州近胡，好为之备！恐不复相见，以子师、昭兄弟为托。”胜曰：“当还忝本州^②，非并州。”懿乃错乱其辞曰：“君方到并州？”胜复曰：“当忝荆州。”懿曰：“年老意荒，不解君言。今还为本州，盛德壮烈，好建功勋！”胜退，告爽曰：“司马公尸居余气，形神已离，不足虑矣。”他日，又向爽等垂泣曰：“太傅病不可复济，令人怆然！”故爽等不复设备。

何晏闻平原管辂明于术数^③,请与相见。十二月,丙戌,辂往诣晏,晏与之论《易》。时邓飏在坐,谓辂曰:“君自谓善《易》,而语初不及《易》中辞义,何也?”辂曰:“夫善《易》者不言《易》也。”晏含笑赞之曰:“可谓要言不烦也!”因谓辂曰:“试为作一卦,知位当至三公不?”又问:“连梦见青蝇数十,来集鼻上,驱之不去,何也?”辂曰:“昔元、凯辅舜^④,周公佐周,皆以和惠谦恭,享有多福,此非卜筮所能明也。今君侯位尊势重^⑤,而怀德者鲜,畏威者众,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。又,鼻者天中之山^⑥,‘高而不危,所以长守贵’。^⑦今青蝇臭恶,而集之,位峻者颠,轻豪者亡,不可不深思也!愿君侯哀多益寡,非礼勿履,然后三公可至,青蝇可驱也。”飏曰:“此老生之常谭。”辂曰:“夫老生者见不生^⑧,常谭者见不谭。”辂还邑舍,具以语其舅;舅责辂言太切至。辂曰:“与死人语,何所畏邪?”舅大怒,以辂为狂。

7 吴交祉、九真夷攻没城邑,交部骚动。吴主以衡阳督军都尉陆胤为交州刺史、安南校尉。胤入境,喻以恩信,降者五万余家,州境复清。

8 太傅懿阴与其子中护军师、散骑常侍昭谋诛曹爽。

【注释】

①“众情”句:曹操在世时,曾辟召司马懿,司马懿以患手足麻木不仁之症相推辞。故李胜称其病状为“旧风”。

②“当还”句:李胜是南阳郡(治今河南南阳)人,南阳属荆州,故李胜称荆州为本州。

③木数:用阴阳五行生克制化的道理,来推测人事吉凶,如占候、卜筮、星

命等。

④元、凯:《左传》文公十八年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,称为八元;高阳氏有才子八人,称为八凯(也作八恺)。后世因之称皇帝的辅佐大臣为元凯(元恺)。

⑤君侯:古时称列侯为君侯,后转为对尊贵的敬称。

⑥“鼻者”句:古代相术书籍中,把鼻子所在部位称为天中,鼻子形状像山,故称为“天中之山”。

⑦“高而”句:语出《孝经·诸侯章》。 危,倾危。

⑧“夫老生”句:管辂已预见邓颺等将被杀,故言“老生”将见到“不生”(死人的委婉用语)。

【译文】

冬季,河南尹李胜出京担任荊州刺史,到太傅司马懿家辞行。司马懿让两个婢女侍奉。拿着衣服,衣服掉到地上;指着口表示渴了,婢女端上稀粥,司马懿拿不住杯子,就伸嘴去喝,稀粥都流出来,沾满胸前。李胜说:“大家都以为明公原来的中风病复发,哪里想到您的身体竟然这样差。”司马懿使上气勉强地接住下气,说:“年老病重,死就在眼前。你将屈尊到并州任职,并州靠近胡人,要好好地提防他们!恐怕不能再相见了,我把儿子司马师、司马昭兄弟托付给你。”李胜说:“我是将要回到本州任职,不是到并州。”司马懿于是故意颠倒错乱,说:“你正要到并州?”李胜又说:“将要回到荊州。”司马懿说:“年纪老了,思绪错乱,听不懂你的话。现在回去担任本州刺史,凭着隆盛的德行英雄的气概,好好地建立功勋!”李胜告退出来,禀报曹爽说:“司马公身上只有一点余气了,形体和精神已经分离,不值得担忧。”另一天,又向曹爽等人哭着说:“太傅的病不能再治好了,令人悲伤!”所以曹爽等人不再防备司马懿。

何晏听说平原人管辂精通占卜之术,请求和他见面。十二月二十八日,管辂前往何晏那里,何晏和他谈论《易经》。当时,邓颺在座,问管辂说:“你自认为擅长《易经》,可是言谈中不涉及《易经》中的言辞义理,是为什么?”管辂说:“擅长《易经》的人不谈论《易